一位希腊市长的北京奥运颂歌

本报记者　杨少波

“北京，伟大的城市
承载着历史、宣扬着荣耀的城市
快接住这来自奥林匹亚的火焰
为世界带去这和平的光亮吧”

第二十九届北京奥运会盛大开幕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在希腊的一个名叫伊弩森斯的小岛上，有一个名叫艾王盖罗斯·昂歌腊克斯的人，用品达罗斯时代的语言，为北京奥运会谱写了一首古希腊语的当代颂歌《北京2008奥运颂歌》。

艾王盖罗斯·昂歌腊克斯原本过着清闲生活，但他被伊弩森斯岛民连续三届推选为当地的市长。昂歌腊克斯并不依靠市长的“俸禄”生活，为小岛的诸项事务，甚至需要自己在各方面付出、奉献。他乐于这样，同时也在享受着这样的付出与奉献。

“我出生在希腊被卷入战争的动荡年代。我生于3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于9月，很小的时候就有了关于战争的记忆。和中国人民顽强抵抗日军一样，我们希腊对德国和意大利侵略者进行了艰苦而英勇的抵抗。”

艾王盖罗斯·昂歌腊克斯有着惊人的记忆力，他记得童年时代阅读报纸上关于中国战场的消息，记得当时报纸关于毛泽东的报道，知道中国共产党取得全面胜利的年份和月份，他对中国的关注由来已久。

“我们希望和平，全世界人民都希望和平，从古希腊奥运会缘起之初，‘和平’就是精神标记。当时希腊各个城邦都要为奥林匹克运动会进行‘神圣的休战’，无论什么理由，所有的战事都会在奥运会期间停止，以保证各个城邦的运动员安全通行和运动会的顺利召开。”

昂歌腊克斯认为，今天北京2008奥运会把希腊和中国这两个爱好和平、注重礼仪、强调美德的文明古国联系了起来。从整个世界历史可以看出，中国是最爱好和平、不事侵略扩张的国家之一。“我认为，友谊、和平、激情和美德，是我们今天奥运应该弘扬的精神。”《北京2008奥运颂歌》中，贯穿的正是这样一种对世界和平的期许，对永恒美德的向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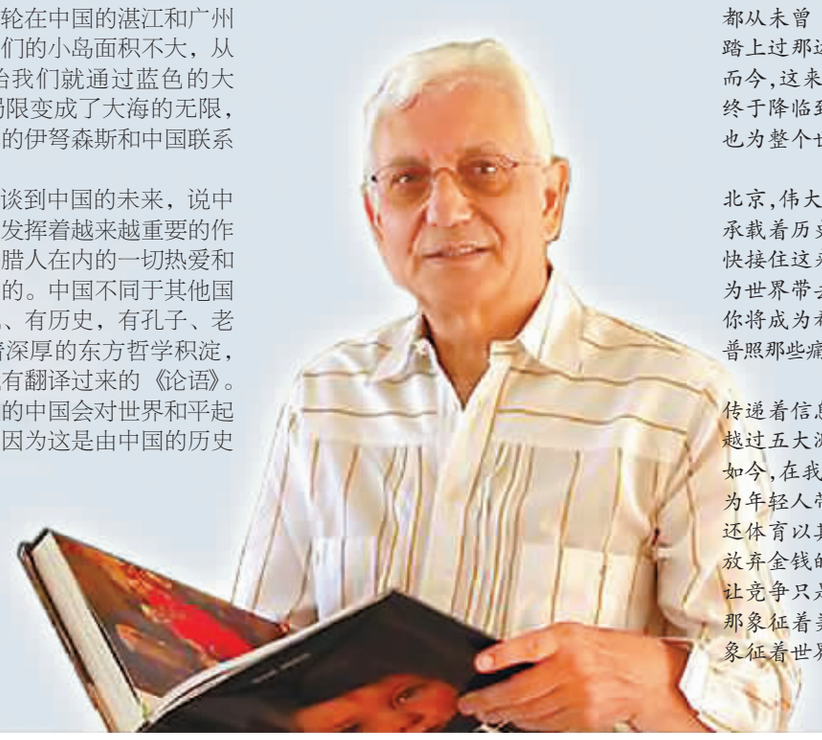
艾王盖罗斯·昂歌腊克斯谈到了一个有趣的假设：“我暗问自己，如果今年是在悉尼、亚特兰大，或者世界其他什么地方举办奥运会，我会产生用古希腊语写一首奥运颂歌的念头么？我想大概不会。只有中国，只有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东方文明古国，只有在这样一个有着爱好和平悠久历史的国家举办奥运会，才会触动、激发我要组织撰写、谱唱一首古希腊语的奥运颂歌的念头。我找到卡伽克斯教授，把我们这样的一个激动人心的想法变成了现实。”

从世界古代航海图上看得出，希腊伊弩森斯岛处于欧亚交汇的十字架上，很早的时候远洋船就把伊弩森斯岛和中国紧密联系起来。岛上许多人都曾经到过中国，他们甚至可以说出上海、大连、秦皇岛、“江南造船厂”等“中国名字”，以及关于中国的故事和美好记忆。

昂歌腊克斯说：“现在我们每日都有远洋货轮行驶在中国海域。就是今天，我刚打过电话查实，从我们小岛出发的几艘远洋货轮在中国的湛江和广州停靠、装卸。我们的小岛面积不大，从古希腊时期开始我们就通过蓝色的大海，把土地的局限变成了大海的无限，也是大海把小小的伊弩森斯和中国联系在了一起。”

昂歌腊克斯谈到中国的未来，说中国在今天世界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是包括希腊人在内的一切热爱和平的人乐于看到的。中国不同于其他国家，中国有文化、有历史，有孔子、老子的智慧，有着深厚的东方哲学积淀，在他的书房里就有翻译过来的《论语》。他相信一个强大的中国会对世界和平起到积极的作用，因为这是由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文化决定的。

窗外爱琴海的灿烂阳光逐渐让位给柔和美丽的古伊米杜山上的月光，我们和艾王盖罗斯·昂歌腊克斯的谈话不知不觉进行了5个多小时。最后，艾王盖罗斯·昂歌腊克斯用古希腊语和现代希腊语朗读了《北京2008奥运颂歌》，他抑扬铿锵的古风，洋溢着来自2500多年前品达罗斯的味道。



（附）《北京2008奥运颂歌》
艾王盖罗斯·昂歌腊克斯（希腊）

无论是阿尔戈战船上
英姿飒爽的勇士伊阿宋
还是老拉埃尔狄斯
足智多谋的儿子奥德赛
甚至那战无不胜的
被后人永世冠以大帝之名的亚历山大
都从未曾
踏上过那远在东方的丝之国度
而今，这来自奥林匹亚的圣火
终于降临到这片土地
也为整个世界点燃了和平的火种

北京，伟大的城市
承载着历史、宣扬着荣耀的城市
快接住这来自奥林匹亚的火焰
为世界带去这和平的光亮吧
你将成为希望的灯塔
普照那些痛苦中、饥饿中、不幸中的人们

传递着信息的火焰
越过五大洲的每一个角落
如今，在我们身下的这座竞技场点燃
为年轻人带来了这样的一个讯息：
还体育以其原有的纯洁吧
放弃金钱的诱惑
让竞争只是为了
那象征着美德
象征着世界和平的橄榄桂冠

国歌，因你响起

——致奥运冠军

施建石

国歌，因你响起，
此时，更为雄壮、激越——
如峡谷天籁，
似惊蛰霹雳，
多少同胞的心在共鸣，
为祖国，也为你。

你的汗滴圆润着五环般美妙的音符，
你的智慧创造出车轮似奋进的主题，
你的毅力奏响了大中华动人的旋律，
你把个人的竞技跃升为国家的荣誉。

国旗，因你升起，
此刻，更为庄严、美丽——
如日出东方，
似海升明月，
全世界的目光聚焦于此，
为中国，也为你。

国歌因你、因你们响起，
国旗因你、因你们升起——
你们是鸟巢腾飞的梦想的凤凰，
你们是水立方冲出的时代的骄子。
祖国因你们而更加伟岸，
世界因你们而更为凝聚！





肖像内画表敬意

王贵锁

国际奥委会终身名誉主席萨马兰奇和现任主席罗格的肖像出现在中国传统工艺鼻烟壶中。

在“中国内画之乡”河北省衡水市“一壶斋”工艺品有限公司展室，两个大型鼓圆兽头鼻烟壶晶莹剔透。民间工艺美术大师张汝财带领艺徒耗时两个月创作了这一作品，以表达他对这两位致力于全世界范围内弘扬奥林匹克精神的国际友人的敬意。

内画作为我国特有的传统工艺，起源于画鼻烟壶，以特制的变形细笔在玻璃、水晶、琥珀等材质的壶坯内，手绘出细致入微的画面。河北衡水目前已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内画之乡”，并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张汝财也于1996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民间工艺艺术大师”称号。同年，中国轻工总会授予他“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称号。

张汝财创作和绘制国际奥委会终身名誉主席萨马兰奇的肖像，其最初想法始于7年前萨马兰奇在莫斯科宣布第二十九届夏季奥运会承办城市——中国北京的那一刻。

那是一个不眠之夜，中国人沸腾了，当时的场景深深打动了张汝财。他暗下决心，为萨马兰奇绘制一个内画肖像，表达对这位老人的敬意。

作诗，功夫在诗外，做内画，功夫在画外。

张汝财选择最优质的水晶和技术最优良的技工，依据当今最为流行的大型鼓圆兽头壶型磨制，实现从磨坯、镂空、涮膛到依形造意。内画技艺特殊，作画者只能用细杆勾笔伸进瓶口直径如豆粟大小的鼻烟壶内，在咫尺寸幅的壶腹内壁反向运笔描绘图案，其难度可想而知。

为绘制好萨马兰奇的内画肖像，张汝财努力控制好一笔一式。近两个月时间，几乎每天都要动笔。此外，张汝财还带领艺徒，为罗格绘制了内画肖像。

萨马兰奇和罗格的内画肖像绘制完成后，北京奥组委有关领导热情接待了张汝财，对他钟情奥运的精神给予高度赞扬。

大碗茶 关于男足

王　蒙

我对冷嘲热讽、恶搞辱骂中国国奥足球队十分反感。我认为这反映的是一种不文明、浅薄、不善良。如果我们的足球球迷是这样的，就证明他们还不配拥有一个例如巴西那样或者荷兰那样的球队。

在我们欢呼各项体育运动的成就与奖牌的进项的时候，我们也急于男足的长进，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也无法不承认，我们的男足还始终没有翻过身，自有其难处。这并不取决于愿望，并不取决于心气，我们不是唯心论者，不能不考虑各方面的实际情况。

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真正吃饱了才有多少年头？我们的体质，我们的传统，对于对抗激烈的足球运动来说，都有欠账之处。我们的男足运动员也是在那里拼搏，在那里流血流汗，谁不愿意进球？谁不愿意欢呼震天？谁不愿意成为巨星成为民族的骄傲、青年的偶像？

我不是专家，但我相信，弱有弱的原因，强有强的基础，对于运动员也与对于任何人一样，不能太势利，不能急功近利，不能翻脸不认人，不能动辄恶言恶语，不能那么小气，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那些赢一个球就喊万岁，输一个球就骂大街的观众，离奥林匹克精神，离体育文明，离现代人，相距还太远。

男足的失利还给我们很好的提醒，国家好，不可能样样都好；国家发展，也不可能一步登天。得金牌是值得称道的，但有的方面我们完全得不上奖牌，甚至还很落后，还不及格。

足球如此，别的事也一样，所以我们要有忧患意识，要正视我们的弱项，还不是急功近利的时候，还不是浅薄哄闹的时候，还不是忘乎所以的时候。

我在北京 健身园里遇皮特

本报记者　丁大伟文并摄

“真棒！”“好球！”喝彩声不时从北京什刹海边一个社区健身园里传出。场地中正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乒乓球赛，一方是位球技娴熟的中国小伙儿，另一方则是个人高马大的外国小伙儿。

“耶！”看到这边中国小伙儿不慎出现了一个失误，那边的“外国选手”激动得紧握双拳。只见双方你来我往，争夺异常激烈。还差一个球的时候，中国小伙儿突然用英语说了句“10比9了啊。”旁边观战的一位大叔一听乐了，“你还秀一把英文啊！”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

赛毕，记者上前跟还处在兴奋状态的外国小伙儿攀谈起来。他叫皮特，来自澳大利亚的墨尔本，是一家专门生产儿童纸尿裤公司的销售经理。

31岁的皮特是第一次来中国，对什么都非常好奇。

他说：“这里跟澳大利亚不大一样，有许多我喜欢的东西。比如这个健身园。”接着，竖起大拇指：“它很方便！而且像我这样的外国人也能来运动，我觉得真正的奥运精神就在这里。”

“你知道吗，我从两年前就开始为我的北京之行做准备了。攒钱，申请奥运门票，买机票，跟老板请假。”皮特扳着手指说。

原来，2000年悉尼奥运会召开的时候，皮特正在印度尼西亚工作，没能赶上家门口的盛会；后来觉得希腊又太远，所以雅典奥运会也没去，这让深爱田径运动的他深感遗憾。

这次北京之行对皮特来说，更像是一次圆梦之旅。







青花瓷 天外晨钟

刘锡诚

北京奥运会在中国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空竹便是古都北京“民间体育”的一张名片

空竹在我国至少有900年的传播史，在北京至少也有600年的可考史。自宋以降，空竹在许多地方都曾盛行。明代便有了北京童谣：“杨柳青，放空钟，杨柳死，踢毽子。”民国以来，在一些作家笔下，也留下了北京人过春节玩空竹的影子。老舍在《北京的春节》里写北京儿童过年的三件事，其中便有“买玩艺儿——风筝、空竹、口琴等——和年画儿。”

空竹脱胎自陀螺，因发音孔的创设而在旋转时发出响声，使它带上了更为活泼迷人的魅力。时在清中叶的富察敦崇在《燕京岁时记》里说空竹的声响“俨如天外晨钟”。“嗡嗡——嗡嗡——”，随着人身的旋转和手臂的抖动，声响从车轮竹筒中飞将出来，划破长空，像风在吼，雁群在飞，晨钟在鸣。而这独特的声响，成为北京市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古都和步履匆匆的现代大都会的城市之声！

北京市民一向对空竹保持着“弄斗”的热情。旧时，空竹曾经是琉璃厂庙会和旧日土地庙庙会的小景。

近30年来，空竹成为一项受群众欢迎的群体性游艺活动，其展演的场合，也从庙会走向了更为广阔的市井、胡同、街道、广场。抖空竹者以其变换无穷的肢体语言，使股掌中的道具空竹忽上忽下，忽高忽低，忽飞忽转，忽隐忽现，随着其身影的飘忽飞舞，发音孔发出“一声低来一声高”的声响，使观者眼花缭乱，抖者自得其乐。似舞蹈，却多了一副掌中道具；似竞技，却多了几许艺术；似表演，却多了几声呼风唤雨、震撼心灵的哨音！



书法　张九赋